



GIVE ALL MY LOVE TO YOU

余爱绕梁

芸生 著
YUN SHENG
WORKS

“梁准则，我要种一棵仙人掌。”

“为什么？”

“因为仙人掌长大就会长出火龙果了。”

他曾给过一个人这世上最好的宠爱，对她不过是寄以情深。
她心如明镜依旧爱得纯粹，但他们之间永远隔着一步之遥。

移植的记忆，虚构的身世，
一切不过是一场谎言。

然而多年以前，经年之后，
两度倾心，余爱绕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余爱 绕梁

芸生
YUN SHENG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爱绕梁 / 芸生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588-6

I. ①余… II. ①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0266号

书 名 余爱绕梁

作 者 芸 生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朱明迪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唐 婷 朱明迪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588-6

定 价 2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 O N T E N T S 目录

Part 01: 比酒醉更微醺的，是爱情 001

当下，他们的距离似乎仅有一步之遥，她伸手即可企及。只可惜，她每每伸出手的结果，永远只能是落空。因为他是梁准则，深爱白微娆的梁准则。

Part 02: 于默片里，表演我一个人的纸醉金迷 026

天空开始飘雪，落在梁准则的头上、背上，就像是刹那之间白了头。路灯的倒影下，两人相拥而立的身影温吞而刺眼。直到梁准则的吻，如同雪花一样细细密密地落在霍音唇上的时候，她才知道，不止她，他们两人都入了戏。

Part 03: 回忆是种天生劣根，无人幸免 042

每次她拿铅笔挑他的头发的时候，他总会忍不住夺下她手里的零食，偷吻她一番，用实践的温热感，证明他还在她的身边。原味薯片微咸的口感，梁准则在梦里回味过无数遍，只可惜再难重温了。

Part 04: 你的意乱情迷，他的重蹈覆辙 073

霍音，我告诉你这些，只是想让你知道，从今往后，所有关于白微娆的一切都不再是秘密，一切全都过去了……而从今天开始，白微娆也在我心里永永远远地死去。霍音，我忘了她，你也忘了她好吗？

Part 05: 热烈的伤痕，幻象的重生 086

她熟睡的脸，一如既往的安宁。梁准则想，如果她能一辈子这样安静地躺在他的怀里就好了，他不用担心她离开，也不用担心她痛苦，这样就好了。

Part 06: 结痂的伤口下，是满目疮痍的伤害 116

他爱得克制又谨慎入微，就像是分分钟都会失去她一样患得患失。而她，宁可梁准则漠视她、不爱她，也不要他这样卑微地爱着她。这种爱像是陷入死地牢笼的爱情，幽暗而看不见未来。



目录 C O N T E N T S

Part 07: 劫后余生，梦魇再次重温 141

数年已久的记忆，在她眼前一遍遍重现。记忆里的那些人鲜活灵动，像是能够依赖记忆长生。那里有她的父亲白振清、她的母亲许亦珍、她的小迟哥哥，还有那个……她曾经无数次信任过，却又被他欺骗的梁准则。

Part 08: 还爱你，带一点恨 160

白微娆意外地没有反抗，只是任由自己依赖在他的怀里，呼吸着他专属的气息，就像五年前，像十年前那样。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慕尧，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你爱我，我也爱着你那样单纯简单的爱情罢了。

Part 09: 爱是死灰复燃的灵魂 179

她忽然想起那天在清觉寺里，梁准则虔诚跪拜的身影，那样迷信而糊涂的他，当真是刺痛了她的眼睛。她并不知道他在求的是什么，是此生孤注的等待，还是来生无望的相遇？

Part 10: 下巴微微抬起，就能看见你 193

在他的心里，他始终希望白微娆就一直是那个十五岁的白微娆，过得干净皎洁，天真烂漫。他不需要她懂事，她只要一輩子躲在他的羽翼下就好了。他撑伞，她躲雨；他张怀，她紧靠。

Part 11: 一转头向你，人间之天堂 226

她埋首在他的胸膛里，声音发涩：“谁说的，一点都不懦弱。”她眼眶中酝酿的泪花如同慢动作回放，五指并拢，笔直朝天，“我白微娆对天发誓，现在的梁准则在我眼里，是最英明神武的大英雄。”

番外：渥太华也握不住的你 241

比酒醉更微醺的，是爱情

Vera Wang的婚纱，属于每个女人最为璀璨的梦想。

“霍音，过来帮我看看这件婚纱好不好看。”

闻言，被唤作霍音的女人才回过神来，她慢吞吞地将原本定格在橱窗展示柜上的目光往声音来源的方向分散。初冬时节，阳光渐暖，她还围着厚厚的围巾，整个脸像是堆在里面，好不可爱。

日光穿越重重阻碍，透过婚纱店里的帷幕，又透过她头发间的罅隙映在她的侧脸，像是一场慢动作回放的电影。

她扬起嘴角，朝陈子瑜粲然一笑，左侧嘴角露出的那颗小虎牙，在光线的反射下，显得玲珑剔透：“很漂亮，很适合你。”

陈子瑜对着欧式鎏金边框的全身镜反复比对了很久，才缓缓地露出了一抹笑容，眼睑收缩，眼尾淡淡上翘形成半弧形。

作为一名心理医生，霍音很懂得读懂一个人的微表情。眉眼舒展，唇角上扬，都是属于展露幸福的最佳微动作。可能连发出动作的本人都难以察觉，但是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足以让身为心理医生的霍音读懂她的幸福感。

陈子瑜戳了戳试衣间的婚纱卷帘，笑着问：“那我进去试试？”

“好。”

婚纱店里的气温有些高，霍音脱了件外套，信手披在椅背上。都说温度上涨时，脖子是最先反映出温度上升的那个部分。但是此时此刻，系在霍音脖子里的那条厚围

巾，却一直没有被取下。

陈子瑜和霍音在同一个心理诊所工作，陈子瑜也算是诊所里资历颇丰的老护士了，霍音刚开始在诊所里做实习心理医生的时候，亏得陈子瑜的一路照拂，才顺风顺水。两人年纪相差不大，霍音和她相处久了，也就产生了患难与共的情谊。现在陈子瑜即将结婚，因为和霍音最为熟识的缘故，她就请了霍音陪试婚纱，当她的伴娘。

收整完婚纱后，陈子瑜很是满意，当场就埋了单。埋单的时候，她注意到霍音的目光一直盯着橱窗的一件婚纱上，就拍了拍霍音的肩膀，问道：“很喜欢橱窗外面的那件婚纱吗？要不试试……”说完后，陈子瑜还不忘配了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霍音摆摆手说不用了，可偏偏陈子瑜硬要推着她往试衣间里去，一边还说：“哪个未婚姑娘能没有一点想穿婚纱的情结？况且，Vera Wang的婚纱是要花三千试穿费的，我现在已经花了那个试穿费，多试你一个人的反正也不算钱，就进去试试吧。”

霍音也没办法，只能任由陈子瑜把她推了进去。末了，她听见陈子瑜的声音隔着一层帘子传来，有些氤氲：“麻烦你，帮我拿橱窗里的这件婚纱，给试衣间里面的小姐试试。”

“好的。”营业员热情地回应。

抹胸的白色婚纱，配上曳地鱼尾的裙摆，把霍音的曲线描摹得淋漓尽致。霍音的五官本就小巧精致，虽算不上美貌至极，但也清新淡雅让人忍不住第一眼就喜欢上。她平时在诊所就是不爱打扮的性子，现在看她穿上婚纱这么好看，陈子瑜倒也惊讶了。

霍音望着镜中的自己，不知为何，忽然有一股情绪从心底开始向上涌。她很难形容出那种情绪的缘故，但她知道……那大约就是苦涩。

陈子瑜见霍音的表情有些发沉，就关切地凑了上去。霍音却忽地甜甜地笑了起来，左侧的那颗小虎牙有些轻微刺眼。她问她：“陈姐，你说是不是每个女人结婚的时候，都要穿一次婚纱？”

“当然啦，每个女人最漂亮的时候，就是披着白纱嫁给心爱的人的时候了。”

“那你说，会不会有个女人她嫁了人，但她从来没有穿过婚纱？”霍音看着镜子里一身皎洁婚纱的自己，笑容艰涩。

陈子瑜正耐心仔细地替霍音整理婚纱，显然丝毫没有察觉出她眼中的异样。她替她整理婚纱的下摆，稀松平常道：“应该不会吧。”

“我也觉得……应该不会有。”

陈子瑜不置可否：“是啊，哪个女人嫁给她心爱的男人的时候，不是一身婚纱呢？”

霍音没有告诉她，她嫁给她心爱的男人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没有婚纱，没有宴席，只有那一张简简单单的结婚证。而他娶她，也不过是因为他的儿子恰巧需要一个能够作为代替的母亲罢了。

陈子瑜用食指弹了一下她的太阳穴：“小姑娘才二十五岁，哪来的那么多哀怨情长啊？该不会是想找男朋友了吧，要不陈姐给你介绍一个？”

一段完整的句子还没说完，陈子瑜的尾音就瞬间隐没了。霍音下意识地偏过头看她，才发现陈子瑜的目光正紧紧地盯着她脖子上的那条疤痕。没有了围巾的遮蔽，细腻的皮肤上，那条疤痕蜿蜒而下，路经锁骨后停滞。

“霍音，这条疤怎么弄的，还疼吗？”陈子瑜小心翼翼地问，她终于懂得为什么不论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夏，霍音的脖子上总是少不了一点装饰物，有时是围巾，有时是丝带。

霍音伸出手去抚摸那条疤痕，无所谓地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上去的，似乎从有记忆以来，这条疤就一直在。大概是小时候弄伤的吧，所以才会连弄伤的记忆都没有。”霍音侧过脖子，透过落地镜观察脖子上的那条疤痕。虽然很长，但历经时间的磨合与肤色逐渐一致，唯有细细观察，才能发现。或许是出于自卑，霍音经常会拿各种遮挡物掩饰这一条疤痕，让它看起来不那么显眼。

“怎么会连弄伤的记忆都没有，你该不会是失忆过吧？”陈子瑜皱着眉问。

霍音摇摇头：“没有。我从小到大的记忆都很连贯，也从没有失忆过，只是忘记了这条疤的由来。”

陈子瑜很是疑惑，不过她坚信科学，也从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超自然的现象。她思考了半晌，才正色道：“大概真的是小时候弄上的吧，随着时间增长，就慢慢变淡了吧。”

“应该是。”霍音点头。

选完婚纱后，霍音和陈子瑜漫无目的地在林荫道上散步。护士与医生的话题，大约都是些诊所里的琐碎小事，比如某个患者今天又跟谁吵了一架，某个患者的父母又来诊所里闹事了等等。

婚纱店设在闹市区，没走几步就到了市中心的繁华地段。闹市区人头攒动，霍音走了一小段路之后，才发现陈子瑜不见了，她只好慢吞吞地回过去找她。等找到陈子瑜的时候，她正盯着广场上的一处LED大屏幕默默发呆。

霍音一路小跑到陈子瑜的身边，刚想问她在看什么，却蓦地听见头顶的电子屏幕上响起了断断续续的播报。

“昨日，有记者拍到，本市最大的商业集团梁氏集团的继承人梁准则先生，于当晚密会当红女星白沐瑶小姐。”

画面连续滚动，都是记者拍下的琐碎图片。然而这些琐碎的图片连接在一起，却足以构成一幅引人遐想的画面。电子屏幕上男人的侧脸缓缓浮现，深邃而幽远，硬挺的轮廓令他像是从木刻画里走出来的人。他一身沉黑色的西装，黑超遮面，身旁拥着的女人小巧伊人。

霍音曾在一篇娱乐周刊里见到过关于这位白沐瑶小姐的报道，以清纯姿态出道，自入行以来就从无任何绯闻傍身，在出演了第一部影片后，一炮而红。曾有人推断，她的成功应该是有幕后人士撑腰，但一直没有人能够拿出确切的证据。而现在这篇报道，无疑就在暗示着这个幕后之人正是——梁准则。

“霍音，以前看《情深深雨濛濛》的时候，我原本从来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像陆振华一样的男人，为了一个心爱的官家女萍萍，一生都周旋在各种女人身上，追寻着她的影子。而现在，梁医生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陈子瑜没有转过头看她，目光一直沉锁在那块电子屏上，语气像是悲切，又像是苦涩。

“梁医生？你们……认识？”

陈子瑜平视霍音：“嗯，大约是在五年以前，梁准则是医生，全国最好的脑外科医生。当年我父亲得了脑瘤，是梁医生治好的。”陈子瑜低垂着眼睑，像是在缅怀什么故人，“不过自从小烧死后，他就再也不当医生了。”

“小烧？”霍音再次发问。

“白微烧，他的前妻。”过了会儿，陈子瑜又再一次否定了她的话，“不是前妻，而是亡妻。以前只要梁医生在医院，总会有个少女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他动手术她就在科室里捧着书等他，他给病人看病她就乖巧地坐在一旁等他。如果小烧没有死的话，他应该会守着她一辈子吧。毕竟，像小烧那么干净剔透的女孩，谁又舍得放开她呢？我想……她真是很勇敢的一个人，十八岁就跟了梁医生，二十岁就不顾哮喘给梁医生生了孩子，只可惜，她走得太早了。”

霍音抬头望了一眼电子屏幕，硕大的屏幕让人有一种眩晕的冲动。至于之前的报道，已经被广告所取代了。霍音的表情稀松平常，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听起来，这位梁医生真是一个深情又薄情的男人。爱一个女人，所以企图在别的女人身上找寻他爱的那个影子。可惜，他爱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啊……”

陈子瑜扁唇一笑，从微表情学上，霍音把这种表情解读为无奈。

“霍音，我有没有告诉过你，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吓了一跳。”

“为什么？”句式是疑问，语气却是早有预料的肯定。

“在电影里看见白沐瑶的时候，我曾经以为世界上已经再难找出比她更神似小烧的人。但是在见到你之后，我才发觉不是的。”陈子瑜语气微滞，“霍音，你长得太像小烧了，从眉眼到轮廓，如出一辙。”

“是吗？这么巧。”如果可以，霍音宁愿刮花自己的脸，摒弃这种所谓的优势。

陈子瑜朝霍音淡笑，没再提及关于梁慕尧的事，大约也是因为说起白微烧的死，太过沉重了吧。

和陈子瑜分开之后，霍音打车去了市郊的一所学校。

一个学校的地段并非是划分学校优劣等级的一个重要评判，至少这一点在枫南市完全不奏效。因为枫南市最好的学校，就是设在郊外的。僻静的市郊远离尘嚣污染，是适宜学生学习的最佳宝地。

霍音让出租车司机在外面等，自己只身往校门口走去。今天家里的司机因病请假，霍音也不好意思让他带病还来接孩子放学，就直接打车过来了。不过她想了想，这样也好，让梁慕尧适应适应外界的生活，总比一直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好。

校门口围了许多家长，放学铃响的那一瞬间，好多学生一拥而上地冲了出来。霍音也不急，就孤零零地站在人群外等着。等到校门口的人只剩下三三两两的时候，她才慢慢悠悠地往里走去。

预期的身影总是来得比她料想得还要晚，等到梁慕尧矮矮小小的模样出现的时候，也总是在人群的最末端。霍音总能在人群里第一时间捕捉到他，她也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原因，但自从见到他之后，霍音就会止不住地时刻想念他，见不到他就会心疼。

有时候，霍音只能把这种与生俱来的感情划分为医生救死扶伤的本能。

她迫不及待地走进校园里，走到梁慕尧的身边半蹲下。梁慕尧看见霍音也没有什么惊喜的表情，只是愣愣地随着她的脚步一同停住。

霍音低下头抚摩他柔软的发心，他就面无表情地任她摆弄。

“慕尧，今天上课开心吗？”

梁慕尧不说话，霍音也不勉强他，径自抱起他就往外走。不经意的转头间，霍音发觉梁慕尧的嘴角像是带了很浅的笑容，不知怎么的，霍音忽然有一股落泪的冲动。

梁慕尧是个自闭症患儿，霍音做实习心理医生开始就接手了梁慕尧的案例。从面对陌生人会狂躁地抓伤自己，到现在梁慕尧面对她已经能从容不迫地展开笑容，霍音觉得这么多年的付出也是值了。

“慕尧今天可真乖，阿姨亲亲。”霍音凑上去亲吻他的面颊，他出人意料地没有

反抗，任由霍音亲近。

面对梁慕尧时，霍音笑容温柔，如同一个慈爱的母亲。然而她不过也才二十五岁的光景，哪里可能凭空蹦出一个跟梁慕尧一样五岁大的孩子。除非她也像是白微娆那样，在二十岁就给梁准则生了孩子。只可惜，她有明确的记忆，她二十岁那年才刚转学读大二。

不过，或许从伦理上，霍音应该能算是梁慕尧的半个母亲。

——继母。

梁慕尧的父亲是梁准则，而他的母亲……是白微娆。

霍音抱着梁慕尧走出校门口的时候，那辆等候在原地的出租车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辆纯黑色的卡宴。熟悉的车牌，有霍音最为谙熟的数字。

车窗缓缓降下，露出那人轮廓分明的侧颜。不加任何点缀，他的脸庞无论出现在任何场合，随意取景都是一幅沉静而恬淡的唯美油画。

“上车吧。”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语气并不冷淡，还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温柔。大约是曾经当过医生的缘故，他无论说什么都是沉稳而温和的，而这种温柔，广泛适用，不止对霍音一个人，还对任何人。

平日里，霍音隔十天半个月能见上他一面已经是奢侈。然而今天，见着他的次数尤为得多，广场上的巨幅电子屏，以及现在……她面前的他。

当下，他们的距离似乎仅有一步之遥，她伸手即可企及。只可惜，她每每伸出手的结果，永远只能是落空。

因为他是梁准则，深爱白微娆的梁准则。

坐在梁准则的车里，空气都安静得出奇。梁慕尧已经在她的肩头睡着了，她也不想动弹，生怕惊醒了睡梦中的孩子。

梁慕尧和梁准则长得很像，似乎盯着梁慕尧的眉眼，就能肖想出梁准则的轮廓。

霍音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睑，不落痕迹地瞥了一眼梁准则。她虽是他名义上的妻子，却从未像今天离他这么近过。这样的感觉，胆战心惊。偷看他的时候，霍音脑子里的思绪千变万化，最后停滞在某一个断点。

从前曾有一个名叫舒晴的女人告诉过她，千万不要妄图得到梁准则的爱。

他对你不同于其他的女人，只是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你能完美模仿白微娆的一切。

哮喘，虎牙，以及声音。

当霍音自信地告诉舒晴，她比白微娆优秀许多，甚至还是个心理医生的时候。舒

晴只是笑了笑，说：“对了，你能完美模仿的，还有心理医生这个职业。你知道吗？白微娆最大的心愿就是当一名心理医生。她说过，她为病人治心病，梁准则为病人治身病。”

一句话，把霍音打入死牢。

车内温度稳步上升，冬日里的暖阳透过挡风玻璃扫进来，像是刹那回到了春日里。

梁慕尧已经趴在霍音的肩膀上睡得很熟了，但阳光猛烈地刺进来的时候，霍音还是下意识地用手挡在了他的眼前。车子转弯的那一刻，阳光一下子变得炽烈，霍音差点连眼角都睁不开了，但挡在梁慕尧眼前的手却一直没有任何松动。

望着梁慕尧熟睡的脸，霍音忽然有些感慨，自己竟然能把后妈这样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甚至，她还很自豪地觉得，或许她的演技都能比得上那位当红女星白沐瑶小姐了。

“慕尧睡着了吗？”梁准则压低了声音跟她说话。

“嗯。”霍音默然。

近两个月不见，饶是老朋友都会偶尔生疏，更不用说霍音和梁准则这对有名无实的夫妻了。

梁准则看了她一眼，嘴角浅笑：“手不酸吗？”

经他这样一说，霍音才发觉自己悬空挂在梁慕尧面前的手很是刺眼。虽然手臂发酸，但是遮在梁慕尧眼睛上的那只手依旧没有放开。霍音从不屑于在梁准则的面前展现软弱，于是她硬生生地憋出了两个字：“还好”。

“待会儿车子转个弯就没太阳了，不用替他遮着了，他一睡着就怎么都吵不醒，放心好了。”

霍音不怎么信梁准则的话，等到车子转了个弯没了太阳，霍音才慢吞吞地把手缩了回去。她忽然发觉，自己对于梁慕尧的护犊情绪，竟然比梁准则来得还要炽烈。她悻悻地想，这大约又是因为她那些冠冕堂皇的救死扶伤感吧。

“霍音？”

“嗯？”梁准则很难得会叫她的名字，大多数时候这样叫她，霍音总会有一种轻微的不祥感。那种感觉，类似于上课打瞌睡的学生，被一个向来以严厉著称的教师点到了名字。

霍音不紧不慢地偏过脸去看他，他侧颜深邃而稳重，修长的五指按在方向盘上，像是在描摹一张极尽优雅画：“霍音，等慕尧的病好了，跟我离婚了，你有什么打算？”

霍音笑了笑，心想这一次梁准则大约真是为那个白沐瑶小姐动了真格，现下，

已经迫不及待地在逼她离开了。他和她的婚姻，有着世界上最为狗血的一种结合方式——契约。当初，因为梁慕尧的病情，梁准则急需一个女人来给予梁慕尧适当的母爱，而这个重担，则落在了当时和梁慕尧相处得最好的实习医生霍音的身上。虽说是梁准则娶了霍音，但实际上，霍音只是换个角度做了梁慕尧的全职心理医生罢了。

只不过，梁准则从没有想过，这个全职医生也是一个人，也会有一个人应有的七情六欲，一个人应有的……爱情。

霍音向他摊了摊手，表情无奈：“能怎么样呢，重新嫁人吧。”霍音顿了顿，状似无意地补充道，“有了我们说好的那一笔巨额的离婚赡养费，我想我也应该是吃穿不愁了。”

“我可能很难接受你嫁给别人。”梁准则蓦地转头看她，两人视线交叠的那一刻，霍音仓皇地挪开了眼睛。她呼吸一滞，心里竟然开始有些莫名的企盼。

梁准则盯住她的视线久久没有移开，像是在透过霍音看什么东西。过了很久，她才听见梁准则的声音里带着些许氤氲传来：“霍音，我可能无法看见你嫁给别人。因为你这张酷似小娆的脸，如果嫁给别人，我想……我会很难接受。”

没有霍音预想中的答案，她的情绪有些轻微的失落。不过，她早也就该想到了，她不过就是个替代品，谁会为一个替代品施舍一点点的感情呢？因此，答案必然是失望的。

“梁准则，那你是不是打算把全世界所有像你前妻的女人都绑在身边呢？”霍音气极。

下一秒，他说：“如果可以，我会。”

“那你放心，等我嫁人的时候，我一定会刮花我自己这张脸，不会让你看见了心情不愉快。”霍音虽然恨不得当下就撕毁了梁准则道貌岸然的伪面具，但梁慕尧还在她怀里，她只得压低了声音隐忍着不发作。

他嘴角扯动了一下，才牵强地露出了笑靥：“别当真，我只是开玩笑的。”

霍音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却在无意间瞥见他失落的表情时，情绪一下子变得低落。梁准则对于白微娆的爱，霍音永远无法揣摩。

她是一名心理医生，面对任何人的时候，都可以坦然地从对方的任何一个动作、任何一个表情里读出对方的情绪。但是，她所有学过的理论，累积的经验，在梁准则的身上，都统统不能奏效，这大概就是梁准则拥有的——天生抵御霍音的能力。

一物降一物，世上的食物链大约就是这样的吧。霍音以为自己已经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却从来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她上面还有那个梁准则。

遇上红灯，梁准则才慢慢悠悠地停下了车。因为梁慕尧还睡着，所以他轻踩刹

车，不让处于睡梦中的孩子醒过来。

梁准则看了一眼梁慕尧，心头莫名地涌上了一股悲凉的情绪。梁慕尧很像他，相似到如出一辙。他是白微娆和他的孩子，可却偏偏长得一点都不像她，甚至连细微之处，都难以寻到白微娆的影子。有时候，梁准则真是觉得上天很残忍，无缘无故地把他的孩子带走，而现在……连一个施舍给他缅怀白微娆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的孩子，不太像她。他想，要是小娆知道了，一定会很生气吧。虽然他比她大了七岁，但她却时时刻刻都想要在他面前逞风头。

他二十二岁那年遇上她，那时候她才十五岁。整整五年的相处，等她二十岁，他二十七岁的时候，他连自己到底是怎么爱上她的都恍若未知。她怀孕的时候，因为她有哮喘，他生怕她出事，硬是说什么也不愿意让她把孩子生下来。但最后，他还是没经得住她的软磨硬泡，答应她留下孩子。

他记得，她那时还信誓旦旦地跟他说：

“等孩子生下来，如果是男孩就叫梁慕尧，如果是女孩就叫梁慕娆。”

“为什么？”

“因为梁准则爱慕白微娆啊。”

梁准则还记得，那时候的她半躺在自己的怀里，按着他的手轻触着她隆起的腹部，那样滚烫的温度，他此生再难拥有。

梁慕尧眨了眨眼睛，像是有醒来的迹象。霍音轻轻地托住他的背，在他额头上轻吻了一下，他很快又窝在霍音的怀里重新睡下。梁准则抬眼，细细端详霍音的面容，她确实和白微娆很像，像到如同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也难怪第一次遇见霍音的时候，他竟然会把她错认成白微娆了。

只是他始终知道，霍音不是他的那个她罢了。

阳光洒在霍音的脸上，一面向阳，一面背影，重重叠叠看不真切。光影交错的那一刹那，梁准则像是在霍音的脸上，看到了那个他朝思暮想的人，只可惜也只有那么一瞬间罢了。

他自言自语似的开口：“霍音，你真的很像她。”

“是吗？”霍音反问，似乎关于白微娆的这个话题，一直是两人之间的禁忌。

梁准则抿唇浅笑，那种笑深切而哀伤：“如果她没走的话，现在也应该跟你一样，二十五岁了。”

霍音听说过，会把一个人的死去拟化成为走这个字眼的，都是因为尚且不能接受那个人的离世。她想，梁准则大约是至今还没能接受吧。不过，她倒也很容易理解他的这种情绪，毕竟要接受一个人的死去，永远要比爱上这个人花更多的时间，或许千

倍，或许万倍。

“梁准则，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像是个疯子？”

“为什么这么说？”他问。

霍音看着他，一字一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像疯子一样地爱上一个人，像疯子一样地难以忘怀一个人。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地找人替代她，而她霍音只不过恰巧是替代品之一罢了。

梁准则忽地笑了：“小饶也这么说过我，她说我是个疯子，为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现在和以前，初衷已经不同了。”

霍音不太了解白微饶和梁准则的过去，所以她不懂所谓的初衷是什么意思。只是……有时候人对于妄图企及的东西，总是拼了命地想要达到。他梁准则是，她霍音也是。

红灯转绿，车子再次启动。

她听见梁准则低沉而优雅的嗓音在她耳边响起：“霍医生如果不介意的话，改天也可以给我做一个心理辅导，我怀疑自己得了前妻离世创伤后遗症。”

能这样坦然地承认白微饶的离世，霍音不知道梁准则是用了多少的意志和力气。她的心里忽然很疼，没由来的疼。

周末，是难得的休假。

本想好好睡个回笼觉的霍音，却被一阵意外的手机铃声给吵醒了。霍音一向浅眠，在做了心理医生之后更甚，饶是细微的声音都能把她吵醒，更不用说是毫无节奏规律的手机铃声了。

这大概是她以前做实习心理医生时留下的习惯，那时候有个患有忧郁症的患者，半夜嚷嚷着要跳楼，患者的父母连夜联系霍音，恳求她开导患者，霍音当即就爬了起来，赶赴患者家中。作为一名医生，霍音是接受过严格培训的，任何时间永远都把患者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因此久而久之，这些事情越来越多了之后，霍音的神经就变成了一根时时绷紧的弦，稍加拨弹，就足以让她一瞬间清醒。

霍音挣扎着从被窝里爬了起来，滑开屏幕正想看看是哪位患者的来电，却蓦地发现进来的是一条短信。刚睡醒，霍音的眼睛还模糊着，手机上的字体像是跳动的音符，根本看不清楚内容。霍音揉了揉好几下眼睛，才看清楚是以前的同学发给她的祝福，上面只有寥寥几个字。

——霍音，生日快乐。

霍音这才想到，原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她顺理成章地在输入行里打下“谢谢”二字，在顺利发出后，闷闷地按下锁屏键。

她对生日的记忆异常微薄，就像是有史以来从没有人给她过生日一样。霍音不是家中的独女，她还有个弟弟叫作霍辞，父母来自于偏僻的乡下，一直有些重男轻女的偏见，也因为这样，作为大女儿的霍音，永远是被忽略的存在。但霍音从不怪他们，毕竟作为长女，她觉得自己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被吵醒之后，霍音俨然已经没有了睡意。洗漱了一番刚走出房门，却发现客厅里竟然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嫁给梁准则一年多，霍音一直住在二楼的客房里，而梁准则和梁慕尧则住在三楼的主卧。霍音从二楼的长廊上抬眼望去，梁准则的卧室门敞开着，显示着他已经带梁慕尧出门了。

霍音打开手机，翻看了一下日历，这才想起，原来今天不仅是她的生日，还是……白微娆的忌日。

霍音从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机缘巧合，但在这件事上，她不得不承认，真是巧合得荒唐，就好像一个人的到来天生就是要取代另一个人的一样。

对于白微娆，霍音所知道的信息极为稀少，她也从不去探究。不知道为什么，打心眼里她对白微娆这个人永远起不了任何的情绪，无论是嫉妒，抑或是同情。

她所了解到的，仅仅是她是梁慕尧的母亲、梁准则的亡妻，以及那个……梁准则花了所有心力去爱的女人。

而她的丈夫，曾给过一个人世界上最好的爱。可惜，那个人不是她。

这真是世界上最卑微而又可笑的笑话。

走廊里空旷到让霍音觉得寂寞，都说一个人生日的时候，应该是最幸福的事情，但很显然，霍音没有这个福气。

她重新回到房间里，随手拿了本关于心理学的书，信自翻了起来。对于心理学，霍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这种喜爱像是被镶嵌在血液里的细胞，无论如何都拿不走夺不去。

看书看得久了，霍音明显地有些疲惫。阳光穿透浅粉色的窗帘，扬扬洒洒地落在地板上，深褐色的木质纹理像是被镀上了一层金黄的色泽。

霍音走到窗台边，信手拉开了窗帘，日光照进室内，瞬间点亮了一个世界的清明。她忽然想起，第一次遇见梁准则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冬季里的艳阳天。

一年前的那天，霍音做实习医生正好满三个月。她实习的诊所囊括了所有枫南市

最一流的心理医生，医生诊疗费按照分钟计算，价格高昂堪比天价，因此诊所里的各种患者也是非富即贵。

梁慕尧是霍音接手的第一个案例，典型的自闭症患儿，所有自闭症的症状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语言沟通障碍、社会交流障碍以及重复的刻板行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梁慕尧的智力仍处于正常状态，而这样的儿童，在幼年时期通过矫正治疗，往往治愈的可能性很大。

自闭症患儿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范围极为狭窄，因此第一次见霍音的时候，梁慕尧吓得只敢缩在角落里尖叫。霍音也不知道为什么，初见梁慕尧的时候就觉得心疼，大约是他窝在角落里瑟瑟缩缩的样子刺痛了她的眼睛。随着相处时间的增长，梁慕尧开始和霍音变得亲热起来，连带指导霍音的医生都说梁慕尧和她有缘。当时霍音只是笑，却没有想到她是真的会和梁慕尧那么有缘，有缘到成了他的继母。

因为是实习医生的关系，霍音很少能接触到患者家属。而那天恰好梁慕尧的主治医生请了假，没法亲自把梁慕尧交到家属的手里，于是乎，这个重担就落在了霍音的身上。

梁慕尧的父亲一直是诊所里各种女医生茶余饭后的话题——枫南市最大的梁氏集团的继承人，长相英俊，黄金单身汉的完美结合体。因此，霍音对于梁慕尧的父亲也很是好奇，但也仅仅止于好奇罢了，毕竟，照着梁慕尧的相貌，就该想到梁慕尧的父亲也不会差。

梁准则出现的时候，霍音正抱着梁慕尧在医院走廊里嬉戏。越是自闭症的孩子，越容易对单一的事物产生依赖，也因此，梁慕尧对于霍音的依赖情绪更甚。

那天的阳光很温暖，霍音至今还能回想起来那股温热的感觉。那时候她正抱着梁慕尧安心地逗弄着，一回头就看见了站在走廊里的身影。

他大约是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所以连站立着的姿势都看起来有些僵硬。他望着她的眼神百转千回，最后一点点变得深沉。霍音被他眼神里刺目的感情弄得不明所以，只得愣愣地站在原地。

斑驳的光影从窗外扫射进来，透过医院外墙无数根廊柱洒在他的身上。他一步步向霍音走来，光影如同一种洗礼照耀他的周身，时明时暗，像是在回放一场慢电影。霍音刚想问他是来找谁的，结果却发现自己像是被诅咒了一样，定在了原地，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直到他温暖的怀抱，固执而又坚忍地抱住她和梁慕尧的时候，她才惊吓地回过神来。她刚想推开这个陌生人，却听见他低沉暗哑的嗓音在她耳边响起。

“小尧，我很想你。”